



## 菜园

◎赵大民(河南鲁山)

我家的菜园向来是比较好的,说它好,一在于土质的肥沃,二在于菜品的丰富,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菜长着,啥时候想吃了,顺手采一些就中,那口感是集市上买的菜没法比的。

我家的菜园多是我打理的,妻子在家时也管理,且是行家,因为姑姑家在张良的菜区,她常去帮忙,就把那些知识学到手了。后来她外出打工,常常和我视频,定是要看看那菜园的,看了就说:“种哩不赖,中。”还说:“咱家的菜不上化肥,不打药,就是好吃。外头再再贵的菜,也吃不出家里菜的味来。”我知道,她一半是因为思乡的缘故,一半倒真的是家里的菜与天地接着,自自然然的,有独特的味道。

当然,谁家的菜园再齐全总有缺的,比如,你家的萝卜白菜大葱韭菜都有,却没有种茼蒿生菜,那可不要紧,心一点也不用慌,邻里见了面,还没有等你说出来,就有人说:“我早都瞅见了,到时候有你吃哩,怕啥?”你也说:“我知道您家没有围葱,别去街上买,能吃多少,我给您刨点就中了。”

中叔年近七十,菜园种得好,白菜瓷,萝卜脆,韭菜嫩,黄瓜甜……儿女们都在外工作,他和婶儿吃不了多少菜,却种得齐全,他来给我送韭菜:“你这孩儿,再让,我就生气了,你不是没有种嘛!真是,一把菜了。”我一收,他就美得坐下来给我“喷一气”了,说菜园的地有草,千万别打除草剂,得锄,锄了,地透气,菜长哩怪,好吃。

慢慢地,村里村外的人种庄稼都在使用除草剂了,一些人就在菜园的地边上也喷了,草死得干净。人们见了面就多了一个话题,都说这除草剂真厉害哩,人省劲儿多了,再不用发愁草了。

忽一日,大家去菜园看时,就都惊呆了,那要结的豆角全枯萎了,那些刚结的番茄的“脸上”也长了斑,皱着眉,一动,它们就掉下来了……人们都说奇怪了,原来咱的菜园多中,现在一样的耕地,一样的施肥,一样的下种,却不中了,这是咋了?

我家菜园里的菜也不太景气,番茄萎了不少,留下来的也长得慢。我对大家说,这是大家不规范大量使用除草剂的问题,菜都受害了。他们说,我们没有打到菜上啊!就是打到庄稼地里、打到草上了。

我说,菜跟人一样,也要呼吸,也要有好的生态环境哩,滥用除草剂,连树都死了,何况嫩津津的菜哩?除草剂的气到处飘,菜吸到肚子里能好得了?

我们给菜浇了不少水,也喷了一些葡萄糖之类的东西,菜多少有了点起色。种的番茄照例送了一些给中叔他们,但那一年,村里的菜园收获都不行,大家也觉着那菜吃起来味道失了许多,涩了不少。



## 半小时的妙用

◎王玉初(江西湖口)

朋友小张在一家行政单位上班,本可以朝九晚五,但他每天延迟半小时下班。有人不理解:自主延迟半小时,单位又不给加班费,有这个必要吗?再说了,工作也不太忙,当天没做完的事完全可以第二天来做。还有人说风凉话:小张加班是做样子,目的是讨好领导,让领导觉得他努力上进。甚至有人八卦:是不是夫妻关系紧张,他下班后不愿回家?抑或是想逃避做家事?当然,更多的人是在看在眼里,什么都没有说。

一次,我和小张一起外出,在火车上聊到他延迟半小时下班的事儿。言谈间,小张极为自信地说:“这半小时给了我极大的好处。”原来,他利用每天的这半个小时考了一个心理咨询师证、一个社会工作者证,目前正在准备司法考试。钦佩之余,我问他:“你考这些证大家都不知道哟。不过,考这证有什么用呢?又不是自己的本行。”他笑着说:“考这些证不是拿来炫耀的。学到的东西是自己的,可以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。”

原来,小张通过考心

理咨询师证,“治”好了妻子的洁癖,还帮助叛逆的小外甥顺利度过了青春期。考社工证,是因为他喜欢带着妻子和儿子一起参加周末公益活动。他学习的社会工作者方面知识派上了大用途——在别人眼中,他是“智多星”式的人;他人难以沟通的人和事,小张总是很容易沟通好。而现在备考律师证,那是因为他觉得世事纷繁复杂,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,不但可以防身,还可能帮助他人。

我再问:“家里人反对你每天晚下班吗?”

小张笑着说:“每天到点下班时,路上很拥挤。与其把时间堵在路上,不如留在办公室。而且,妻子是老师,每天也很忙,往往也会稍晚一点下班,做完每天必须完成的事。这样一来,我俩每天到家都是同步的。”

延迟半小时下班,是一种生活态度,更是一种积极成长的路径。很多时候,坚持做一件事,无须过多在意他人的目光或舌头,以最合适的方式安排好每天的24小时,便是你所拥有的最值得的生活。

## 吵架

◎巴山(四川大竹)

东挑西挑,阿东终于在一个学院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,这小区住的大都是大学的老师,阿东虽不是知识分子,却挺崇拜知识分子。

有了这套房,阿东别提多高兴了。从搬进新家那天起,阿东每晚都要在夜深人静时欣赏一阵轻音乐,一则自己心情也舒畅了,二则相信小区里那些知识分子也不会说他太没文化修养了。为进一步与知识分子接轨,阿东两口子再累都要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体才进出小区大门。

哪知,住进来没几天,阿东两口子便发现不对劲了。每天上下楼时,同单元的邻居不是斜眼看着他们,就是对他们指指戳戳的。阿东两口不明白为什么。

有一天,阿东一人下楼时,楼下一位老太太突然问阿东:“小伙子,你们夫妻每天晚上都吵架吗?”

阿东更是莫名其妙:“没有啊!”

“不对吧,那晚上的音乐声不是从你们家传出来吗?”老太太不相信。

“我们家是在听音乐。”阿东说。

“这就对了嘛,那还说没吵架?”老太太意味深长地说。

“可我们真没吵架呀!”阿东以为老太太神经有问题,不想理她,说完就走了。可让阿东不解的是,后来又有好几个邻居问他这个同样的问题。阿东心里困惑不已。

又有一天,阿东实在忍不住了,便将心中的困惑向小区的门卫老头说。门卫老头笑了:“知识分子都很爱面子……”

原来,这里的人家凡在夜深人静时放音乐或者将电视声音开得大的,就表示那家一定在吵架,因为他们不会让吵架声传到别人耳朵里的。

后来,阿东再也不敢在夜深人静时听音乐了。

## 访谒叶君祠

◎刘玉美(河南平顶山)

叶县仙台镇,唐时亦称仙州。仙台,相传为东汉显宗时叶令王乔成仙处。《元和郡县志·汝州》记:“开元三年,于县(叶县)置仙州,以汉时王乔于此得仙也。”李白、苏轼、黄庭坚等都曾留下了挽吊王乔的不朽诗篇。仙台镇的“叶君祠”亦称“王公祠”,是叶令王乔的墓地,为叶县古八景之一。

中学时,乡土地理课上,孙老师讲了“王乔飞凫”的故事,让人心生敬仰。于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周六,我回家时专门绕道去了仙台。然而彼时的叶君祠满目残垣断壁,几间大殿和厢房椽折瓦漏,几通残断的石碑胡乱地倒卧在山门两边,院里隆起的一个硕大的土堆即为叶令王乔墓。四周静寂,有点悚然。我绕碑察看,试图从模糊难辨的碑文中估摸出两千年前那个梦幻故事。

夕阳残照,衰草星星,寂寞无聊的我怀着一种莫名的惆怅离开了。

王乔为叶令期间,兴教化、重农桑、通商衢、治邪恶,百姓安居乐业。至于乔令何以葬于仙台?《叶县志》记载:“天下玉棺于堂前,吏人推排,终不摇动。乔曰:‘天帝独召我耶!’乃沐浴服饰,寝其中,盖便立覆。宿昔葬于城东,土自成坟。其夕,县中牛皆流汗喘乏,而人无知者。百姓乃为立庙,号叶君祠。”

可喜的是,改革开放后,国家重视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,随着“仙州遗址”被上级划定为文物保护单位,王乔墓、叶君祠得以恢复与修葺。

2006年7月,我路过仙台镇,又一次访谒了叶君祠。

此时,祠内青砖甬道,上首三间外檐式的大殿高悬“德被黎庶”的门额,殿里塑有王乔像,东西山墙上悬挂着几幅关于“王乔飞凫”的绘画,祠院里栽了郁郁苍苍的翠柏,青柏掩映下的王乔墓上绿叶茵茵,爬满青藤和野花,给人一种深沉的历史凭吊感。

昆水汤汤去,斯人已杳然。王乔是叶县历史上的一位贤令,自古至今受到人们的爱戴。如今,叶君祠已经成为叶县历史文化的—个标签。

鹰城风物

